

寻找烈士安息地 悠悠亲情慰英魂

■ 端家民 口述 徐和平 整理

今年3月29日,53岁的涟水县陈师街道居民端家民带着父亲端传伟和叔叔及堂兄弟等人,来到新沂市时集镇白科村烈士陵园,向安葬在这里的大伯端木年烈士(端传伟大哥)献花祭奠。这次祭扫是在端木年年牺牲时隔76年端木家族第一次来到这里,因为直到不久前,在端家民的苦苦寻找下,方才找到烈士的牺牲地和安葬地。

“我大伯端木年,1926年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任海军分区独立旅三营七连某班班长。”端家民回忆起大伯的事,言谈举止之间,充满着崇敬和自豪。

“抗日民主政府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时,大伯说家兄兄弟多,他是老大,岁数也合适,就主动到兵站登记入伍了。那一年,我大伯二十岁,我二大伯十六岁,我父亲才两岁,还有一个姑姑,我奶奶还怀着四叔。”

“听大伯的战友孙绍友说,在部队他们都喊大伯小名大柱子,我二大伯和我父亲、四叔他们也顺着叫二柱、三柱、四柱,我大伯身高近一米八,微胖,劲头大,脾气红,不识多少字,但作战勇敢,每次都冲在前面。”

“1948年6月,大伯所在的部队独立旅参加拔除陇海线上国民党军队

重要据点高流的战斗,大伯他们负责在新沂高流西的石涧一带阻击援兵。战前动员时,大伯报名加入敢死队,并当了班长。战斗中,大伯负伤不下火线,继续坚持战斗,最后光荣牺牲。

得知大伯牺牲的消息后,我爷爷和二大伯步行130多公里,找到安葬地,大伯的地方白科村,村民说,这里离战场十几里,是地主家的田地,当时牺牲的战士有六七十人都安葬在这里,坟头插木牌,没有棺木,用白布裹着下葬的,仅有少部分人被家里人用平板车拖回家了。当时是夏天6月中旬,天气热,村民劝爷爷说,遗体已腐败有味道了,涟水离这边也比较远,烈士已经入土,就别往家拉了。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后说,为了革命胜利哪块都是家,就入土为安吧。那时候交通不便,家里人也就没有再去那儿拜祭。

1965年,我父亲继承大伯遗志,参军入伍。后来到我长大后,因为经常听父亲说起大伯的事,我就问父亲,大伯究竟安葬在哪里?父亲说,那时候他还小,也不知道爷爷记得什么地方在哪里,只隐隐约约记得什么马鞍山马花顶。再后来,爷爷和二大伯去世,时间久远,家里也就没人知道大伯具体的安葬地点了。”

大伯究竟安葬在哪里,就此成

了长大以后的端家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疑问,他在心里默默地许下愿望,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大伯的安葬地。

“怎么找呢?我到涟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查询,陈军副局长热情接待了我,安排优抚科同志查询资料,优抚科同志查询后告诉我,端木年年烈士安葬地信息没有,但在淮安市烈士陵园的纪念墙上刻有他的名字,可以去那里祭祀英雄。还可以到县档案局查询一下他的档案,看看是否有线索。”

我当即和父亲、四叔前往淮安市烈士陵园,在纪念墙上找到了大伯的名字,望着大伯的名字,我们泪流满面,献花跪拜。在纪念馆前,我也更加坚定了找到大伯安葬地的决心。按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同志的提示,我赶紧又去了县档案馆查阅大伯的档案,果然发现了线索,档案显示,大伯牺牲地是泗阳南涧。我打电话到泗阳退役军人事务局查询,泗阳方面回复说当地没有南涧,但新沂市有南涧村,可以去查一查。

我在百度上找到了新沂市退伍军人事务局电话号码,联系到李大磊主任,李主任很热情,和我互加了微信,他告诉我,没查到大伯名字,但

南涧在马陵山附近。他当即与新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蒋永波站长联系,让他和我也互加了微信。蒋站长告诉我新店镇有马庄烈士陵园,安葬约百多名烈士,马庄离马陵山很近,但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我大伯。

因为提到了马陵山,和我父亲幼时的记忆有重叠,因此有很大可能大伯就安葬在那里,所以我们决定去看看。2023年11月6日,我约了大伯的战友张立顺烈士的侄儿张文海等三人一起去马庄烈士陵园,蒋站长对我们一行人安排照顾有加,我们向烈士献花祭拜。蒋站长答应我们再查找并梳理一下我大伯可能牺牲和安葬的地方。第二天,蒋站长就发微信告诉我,1948年6月20日在高流石界发生过一次战斗,部队撤退到集镇白科村,牺牲的烈士安葬在那里。我回想四叔说大伯是离战场十几里地安葬的,这一点符合,而由于方言口音或者记忆原因,南涧也可能是石界音的误读。我又找到我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李主任,他帮我联系到集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曹培国站长,我和曹站长互加了微信,他把一些资料发给我,告诉我那场战役连水有29名无名烈士安葬在白科烈士陵园,和我父

亲及四叔说的较为吻合。曹站长还告诉我说,2020年涟水党史办王继华主任就到白科来采访了解过,你可以找他问问情况。

我找到了王继华主任,王主任提供了好多资料和我供我查阅。王主任去白科走访后,在2020年4月14日的《涟水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白科,有一座无名烈士墓》,对当时的战斗和白科无名烈士墓有翔实的介绍。”

随着对那段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端家民的心里有了新的想法。

“看了王主任的文章,结合我收集到的资料,我就想,除了我大伯,还有几十名烈士没有确定是否安葬在白科,或者说,安葬在白科的无名烈士有不少还是能够查找到他们的姓名的,如果我能多查找核对一些,在烈士墓立碑刻上他们的名字,一定会更有意义。我把我的想法和王主任说了,王主任说,在那里牺牲的烈士只要能确定姓名,都应该刻在碑上纪念。”

于是,我通过查找、比对各种资料档案,将独立旅烈士名单中入伍时间、牺牲时间、地点、安葬地等一统统计,初步确定大致的名单,请陈军副局长以及有关镇街退役军人服

务站的同志仔细核对,最后又请王继华主任审阅,确定在高流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名单有陈瑞云、端木年、梁锡六等近20人。我把名单提供给新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时集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请他们进一步核实后刻碑纪念。

这一次我们去白科祭拜安葬在那里的涟水籍烈士,新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时集镇镇干部,以及时集镇、新店镇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和白科村干群代表热情接待我们,我们也向他们赠送了锦旗和感谢信,感恩这一路得到他们热心帮助,感谢白科村全体干群为烈士建了陵园安了家,还年来祭奠烈士。我们多年的心愿已经初步实现,我们也相信,不论是我们家族,还是白科的百姓,或者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不会忘记我们的先烈,必将先烈们的精神代代相传!”

(端家民, 陈师街道陈师社区人,今年53岁,199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村里当过团支部书记,外出务工干过业务员、机修工、水工、管理员,现在老家担任社区居委会委员。)

心香一瓣

骑行轶事

■ 徐文生

一天,老狄叫来小李:“元芳,准备两辆自行车,咱们去骑行。”

小李估计老狄肯定又是微服办案,二话不说,马上打电话给某骑行俱乐部的车友,借两辆顶级变速单车,顺便还借了两套骑行服。

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两人悄悄地出发了。骑了三个多小时,途经一个小镇,两人都已浑身冒汗、饥肠辘辘,于是找了一家餐厅,将单车支好,进去选了一个临窗的位子,要了一小盆稀粥,二大根油条,三小碟咸菜、萝卜和豆腐干。

吃到一半,老狄透过窗口玻璃向外瞄了一眼,眉头微微一皱,回过头来问小李道:“元芳,你怎么看这次骑行?”

小李将吃了半截的油条放下慢条斯理地说:“大人,我认为意义非同一般,既可促进全民健身运动,还能

……”

老狄摆了摆手打断小李的说话,用手向窗外指了指。

小李扭头看向窗外,小心翼翼地:“大人,今天赶集的人庞杂得很啊……”

老狄轻轻点了点头道:“这事你怎么看?”

小李思索了片刻说:“大人,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老狄摇了摇头说:“你再好好看看。”

小李认真地再向窗外又看了一会,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下桌面说:“大人,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老狄再也忍耐不住,低沉嗓子说:“没看到咱们的单车不见了吗?”

小小小说

老家的石磨盘

■ 王家来

而我,敌人把她抓进浅集据点,酷刑摧残,她坚贞不屈;金钱地位引诱,她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残忍地杀害了她,牺牲时,年仅18岁。后人为了纪念“刘胡兰式的英雄——王华”,就把这所学校命名为“王华小学”。我小时候就在这所小学读书。

老家的石磨盘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它承载了我们许多梦想,也是我们上学、放学必经之路。

每次和小伙伴上学我都会坐在石磨盘上稍作休息,等他们走远了的我再起身跑起来,直到追上他们。

一到星期天,我会约上小荣、小安、小梅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一起去野外挖野菜。一会儿功夫,我们几个人都是收获满满的。回来时我们坐在磨盘上开始做游戏,石头、剪

刀、布,谁输了就把野菜抓一把给对方,那时我比他们小,往往是输得最惨的那个,回到家难免会被责怪。

现在每每回忆起来,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儿时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对生活充满了激情。那时,生活虽然穷,但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心里充满了温馨。小伙伴谁有好吃的都乐意去分享,有好玩的东西一起玩。每到春节,我们家家户户去拜年,长辈给我们很多好吃的东西,心里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

离开故乡已四十多年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不仅未被流逝的光阴消磨掉,反而如陈年的美酒,历久弥深。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溪一井,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久久萦绕在心头。

守望故园

咏柳

■ 彭东荣

映日东风似剪刀,
裁来新绿万丝条。
柔枝拂水清波笑,
嫩叶争春春色娇。
燕舞林间声报晓,
莺歌树上吹箫。
妆成碧玉英姿俏,
妩媚含羞分外娇。

安东诗苑

犍牛不是牛,是比牛还犍的胡三。

胡三父亲一心想生个闺女,没想到胡三出生时还是带把的,连名字也懒得起,顺着排行叫“胡三”。

胡三从小脾气就犍。第一次断奶,嗓子哭哑了,水不喝,饭不吃,乳头上抹牙膏撒辣椒粉,啥法子想了就是断不了,气得他母亲说:“就没见过这样的犍牛!”于是,犍牛这个名字就慢慢传开了。

犍牛五岁的时候,不允许别人喊他犍号。可是村里的大人孩子偏偏都喜欢逗弄他。有一次,村里一个男孩,比犍牛高一头,胳膊比他大腿粗。男孩跑到他身后,故意大声喊一句“犍牛”,撒腿就跑。这可捅了马蜂窝,只见他满脸通红,攥紧拳头,像牛一样低头冲过来,将男孩子顶翻在地。男孩子爬起来,和他扭在一起。犍牛毕竟人小,几下就败下阵来,可他死死抱着男孩子的腿就是不放。男孩子拖着他走了好久,见犍牛的身上被地上的沙石磨破了皮,心里害怕,只好道歉。可是犍牛非要他父亲一同上门赔礼道歉才行,没办法,那父子俩只好到犍牛家郑重道歉,这事才算过去。从此,犍牛这个犍号,只有他母亲能喊。

“犍牛,你给我回来,这小子,牛脾气又上来了!”他母亲气喘吁吁跟后追来,“你怎么这么犍呢?你妈还能害你不成?”

“妈,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您不要再说了。”犍牛扶着满头汗水的母亲

犍牛

■ 郑志玲

在路边石头上坐下。

母亲拉着犍牛的手不放:“儿啊,村里人拼命往外走,你倒好,把这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投在这穷地方。这也罢了,你怎么能把婚房拿去抵押呢?万一亏进去咋办?”

“妈,您不用担心,三年后,您儿子赚一套大房子给您!”

“儿啊,你去看过那块盐碱地没有?除了满地的芦苇,种什么庄稼都不长。”

“妈,我不种庄稼。”

“不种庄稼也不许你去承包,那满地的芦苇,你怎么除根?眼睁睁看着你把血汗钱打水漂漂,我不同意。”

犍牛掏出一张报纸:“妈,您看,县政府鼓励我们青年回乡创业,尤其是年轻人要大胆作为。有政府的支持,您还担心什么?妈,给我三年时间,干不出人样,我就不回去给您丢人。”说着,骑上借来的电瓶车,一味溜,只见一团背影。

他母亲气得跺脚捶胸:“这个犍牛,咋这么不听说?看你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犍牛站在盐碱地面前,茫茫的芦苇荡震撼了他。虽已进入秋季,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洋。

微风掠过,片片芦苇花絮如羽毛般飘舞,犹如精灵在荡漾,很是壮观。近看,坑坑洼洼的水塘里,到处杂草丛生。一些倔强的野树散落在其中,枯黄的枝条横七竖八地伸在水里,与藻荇相缠,好像多日没有梳洗的枯发,在等待他的救援。

“等着我,我一定把你们变废为宝。”正在沉思的犍牛被“突突”的机器声唤醒,只见一辆挖掘机后跟着两辆农用拖挂车,上面还坐了几位拿着铁锹铁锹的壮汉。犍牛知道他们是来挖土的,这里的土谁家需要谁家挖,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深浅不一的水塘。

挖掘机选择好位置停下,熟练地开始挖土。

犍牛过去,客气地递上香烟说:“对不起,这儿被我承包了。你们要想拖土可以,但是这一车之后别再来了,不然别怪我犍牛不讲情面。”那几人一听,匆匆挖了一车,再也没来。

第二天,十二台挖掘机一字排开,扒的扒,运的运,来来往往,好不壮观,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

“犍牛也真像,承包这盐碱地干什么?”

“就是啊,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偏要从城里跑回来,说搞什么水产养

殖。把他母亲气得不行。”

众人议论纷纷,忽然一群人拿着棍棒锄头叫嚷着过来,说犍牛刨到了他们的祖坟。

犍牛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大声说:“这是合同和一份声明,当初村里再三上门询问,你们都拿了补偿费,却不愿意来迁。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现在你们若想胡闹,我犍牛奉陪到底。”说着,摸起地上一块砖头,气运丹田,大喊一声,拍向脑门。砖头断为两节,额头上留下金黄的碎屑若闪亮的印章。

那些人面面相觑,在犍牛的逼视下,竟然灰溜溜地走了。人群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年后,盐碱地迎来第一批顾客,大闸蟹,对虾、珍珠蚌,银枪鱼、锦鲤、中华鳖、乌龟等应有尽有,采购的络绎不绝。

犍牛还开通直播,成了远近闻名的水产养殖网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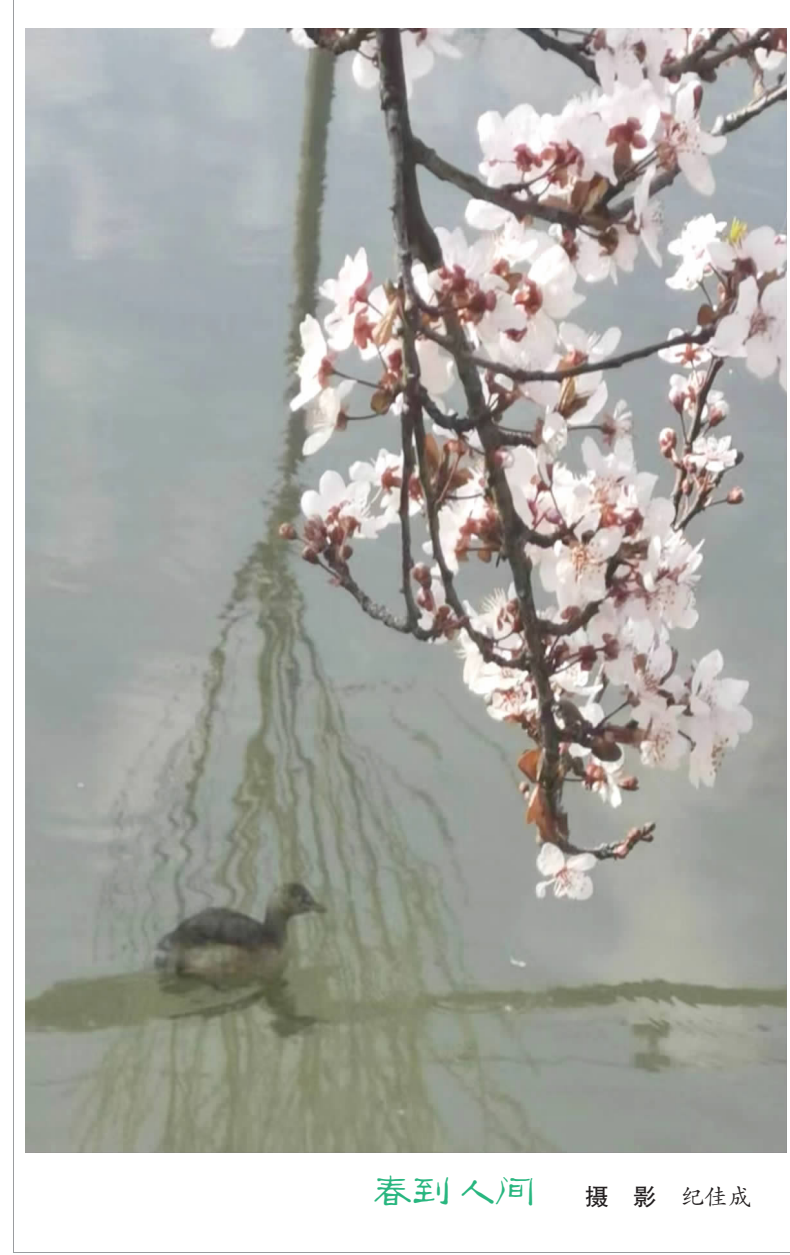
为了带领乡亲们致富,犍牛又建了一个直播培训室,免费教学。

“儿啊,你看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学,我们还得供应茶水,是不是得多少收点茶水钱?”母亲看着满屋来学习的人小声说。

“振兴家乡,分文不收!”

“这犍牛,像这样啥时候才能把本钱赚回来?”她母亲嘴上说着,心里却乐滋滋的。

小说天地



春到人间 摄影 纪佳成